



繪圖官講集要

宣統元年仲春新刻

德州城東王宮書存板

風陵文庫
文庫19
F145
14



宣統二年仲春新刻

繪圖官講集要

德州城東王官莊存板

宣講集要卷下六

目錄

用先改過

忠孝節義

貪財受害

王生買董

團圓報

貪財後悔

鳴鼓擒賊

雪花銀

息訟得財

教民完糧

小忿喪身

宣講集要卷下六

用先改過

前代有張用先者居心刻薄機詐為懷巧於謀利所用之稱空其中而貯以水銀稱進則倒流於後稱出則倒流於前所用之斗亦是兩樣兼之大利盤剝輕出重入之事不可勝數自幼至壯家號十萬凡利人濟世之事系毫不與報應因果一毫不信世人受其害者無不背後噴怨而張用先偏又安然無事所生二子一女更覺聰明俊秀如有年惡貫將滿一日患病在床夜寐間夢見其父責之曰

用先作事心太忍 何故為富竟不仁 皆爾前生有福分

今世衣食享豐盈 積而能散方能永 作事利物更窮人
爲何見利迷本性 刻薄大傷天好生 第一損了祖德行
爲爾受累在幽冥 減壽削祿爾不醒 看看孽重禍層層
只說積來兒受用 到頭敗戶又辱宗 爲父爲你坐監禁
你在陽世亂糊行 及早改悔猶可幸 不然墮落難超生
話長時短歸泉徑 莫道父言是渺冥

其父言畢含淚而去張用先大驚而醒汗濕衣衫自想平生也
無甚大過如何我父言我將祖宗德行喪盡壽數子孫將來都
要滅滅了若認是夢我父明明朗朗說的遂說道倘我病念願
自改悔隔數日病果漸好終日思想不知改過之法忽聞隔郡

有一空谷禪師能知過去未來欣然欲往一問遂收拾行李路
費與一僕竟去數日至其處方到山門見一小沙彌問道來者
是張用先麼張驚答道正是何以知之小和尚說吾師言之但
今日吾師睡了不能相見張曰既睡俟其醒而見之和尙又曰
吾師之睡或一年或數月未可知焉能等得許久張曰引我至
你師父睡處余誠心求之當不吝教於是引張至張見師鬚眉
古老知是高僧遂捧手立其側未幾開眸曰爾來何故張曰求
師指教後因僧謂沙彌曰引他至井邊自看張用先到井上見
得井水澄澈毫末可辨端望良久先見一牧童牽一水牛過去
少頃又一惡少持刀牽一黃牛過去遂無所見茫然不解轉至

師所師曰所見若何張以所見對師言並求指示師曰爾初見是爾後世所變後黃牛是爾再世所變為人宰殺皆爾今生自作之孽應當受報如此張用先聞言吃驚不小汗流滿身求師救濟禪師閉目不語張無奈總要師指示不覺哭泣苦求

張用先跪榻前悲泣哀懇

求禪師發慈悲救濟愚蒙

皆是我無知識造孽太盡

能使那幽冥中神鬼怒生

罰我變兩世牛毫不知信

師命我在井邊看出情形

望禪師指引我從此改過

從何改從何做依師而行

望禪師開示我提出孽徑

望禪師開示我拔出火坑

倘若是將我罪自行懺盡

早燒香晚點燈報答恩情

師為何閉雙目一言不應

望禪師矜憫我出於至誠

是時和尚聽得哭聲甚哀知其改過心誠遂開目說道既要我指點與你能割愛否用先答曰能既能割愛有三件事你歸家做了過五月再來方可了改過之法用先就問第一件師曰將你長子砍作兩節用火當天焚化用先聽得想道改過那有如此做法於理不合心中已自疑惑又問第二件師曰將你次子花作四塊亦當天焚化又問第三件師曰將你令愛送於眾人用先聞言不覺怒形於色說道豈有改過而為此絕嗣辱門之行胡說之至起身竟走與僕數日依然歸家其女見父遠行歸即忙接住少頃女問父曰禪師若何指示用先道不必問和尚

之話亦不忍言女見父不悅又問道不遠千里求師指示縱有甚麼說不出口的話無妨說來女兒猜詳用先就將和尚說的三事對女兒說完女兒極其聰明兼之自幼讀書明理答道此釋家之禪機也用先曰爾說是禪機爾試言之女曰父平日起家用的一把大稱可當得成家長子師叫父砍斷燒了當天悔過以後不用第二件父平日用的一張大斗可當的積錢少君師叫父花爛燒了改悔不用三件父生平將銀錢愛如兒女一般師叫父拏來周濟與人做些好事用先聞女兒言就如夢方醒不勝歡喜就將此三件一一力行後無善不爲待至五月帶銀五百仍去問禪師纔走到山門但見師身披袈裟帶了一顆

徒弟前來迎接接到禪堂口稱善人十分恭敬用先曰師前次何倨今日何恭師曰前次你是昧心小人誰箇禮你今日你是陰騭善人誰不敬你你若不信依舊到井邊去看果然去到井邊一看與前大不相同但見前呼後擁全堂旗傘四轎抬一官長手捧太上感應篇一部過以後寂然轉身來見師師曰何如答不解師曰轎中人卽你也你之三事旣行以後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自有好處你之令愛大富貴人久久自知張用先取出銀子五百以謝禪師禪師不收用先不肯師命將銀換錢出帖濟貧一方貧人齊來廟上禪師對衆說道張善人所出非我所能爲也頃刻將錢發完用先告辭回家不料朝中嗣主未立中

宮下詔選擇才德兼全者為正宮用先之女賢聲素著縣主命
工繪圖上呈君王歡喜拜為中宮用先此時滿門富貴越是勇
力為善一切濟世利民之事無不盡力為之為官數年將善惡
二字看得分明作萬空歌一首朝夕諷誦自念兒女事了世事
看空辭官歸里仍去尋訪禪師仙去不知所終其歌曰

南來北往走西東 看得浮生總是空 天也空地也空人
生渺渺在其中 日也空月也空東升西墜為誰功 田也
空土也空換了多少主人翁 妻也空子也空黃泉路上不
相逢 金也空銀也空死後何曾在手中 房也空屋也空
轉眼荒郊土一封 官也空職也空數盡孽隨憾無窮 車

也空馬也空物存人去永無踪 世上萬般快意事 移時
興過總是空 看來只有一事實 為善點點在厥躬

團圓報

浙江昌化縣離城五十里地名桃花溪有一文生名舒代香平
生正大光明公平無私家事平常每年教學為業娶妻許氏容
貌端正克盡婦道所生一子名舒青雲尚在襁褓兄弟名舒代
遠為人狡猾心毒貌慈娶妻尤氏潑烈不堪兼之娘家富豪嫁
資豐厚尤氏常自恃其勢凡事估強許氏常存忍讓並不與伊
輕量尤氏雖潑亦無由起釁不意地方時值饑饉顆粒無收雖
有富家大族亦不教子讀書先生雖有才學無地教化代香始

與弟商議命代遠理料家務遂出外遊學就館一去數年杳無音信誰憶尤氏乃是長舌之婦常在夫前搬弄是非只說因兄入學以來家中日用浩繁外借多金此時債主逼討不緩兼之外借無門定要將業出售方得了休代遠聽信妻言即與許氏商議說帳主勒逼不過要將田出售許氏不解其意只得依從及賣田之時概不與許氏得知其價概歸代遠支消兼侵漏歸己所剩不多許氏向伊問訊反道帳是哥哥欠的賣田價錢概行還了帳項餘剩只有四十串錢平分算了許氏得錢二十串只得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代遠從此家業陡富豐衣足食許氏未上一年將錢用得罄盡日食難度一日青雲餓得啼哭

不止許氏思想此景舉手無措只得眼含珠淚隨帶青雲去至二孀家中借米時遇尤氏正在吃飯一眼看見許氏大聲說道混飯吃的又來了許氏聽得心如刀割不覺口喊二孀放聲哭

未曾開口珠淚滾 忍餓含羞把話明 二孀你的好福分

我有福分你 如今衣食都豐盈 是我們自家掙來

們都搞窮了 想起為嫂好苦命 相公娘子命 枉自夫君有功名

戴了頂子飯都不 自從出門數年正 渺無音信回家庭

消吃得甚麼枉自 欠了債帳實難攬 帶累二弟也受貧

財他不同來的 你一輩子就只有這一句話纔 無奈把田來賣盡

剩錢不得怎得行

剩的當倒憑眾人分了又未有吞謀你的

分錢二十不為很

又道坐吃山也崩

好吃懶做是你娘兒母子吃完了的我們又未有帶涉你

未上一年無錢剩

餓飯二月還有零

你餓飯跟我說我餓了又跟那箇說

時常盡是菜當飯

無米無鹽實難吞

可憐青雲年紀嫩

餓得清瘦不像人

像猴子樣何不等他早些死了還好些

不吃盡菜哭得很

扯住衣襟不斷聲

為嫂一死不打緊

你兄只有苗一根

有兒不養莫說一根半根還要死

還要二孀施惻隱

把米借貸一二升

噫天乾年歲輕易借得到米我還沒得吃的

倘若救我母子命

勝如唸了一藏經

唸經我不曉得去請和尚平空拏得你吃

二孀不捨死一定

何不念在弟兄情

噫弟兄雖親財利各別分家三天為鄰舍切莫那們說那管得這們多

聽說不舍心痛甚

可憐青雲未出林

說罷珠淚如雨滾

真是開口哀告人

既是餓不過那裡還有點貓兒飯拏去吃了許氏聽得這答應的言語愈加悲傷想道餓死不吃貓兒飯凍死不向神前燈遂拏着青雲痛哭而去正是山上捉虎易開口告人難許氏行至中途心中思想家如水洗母子必是一死不覺悲啼不已時正遇方翁路過問明來歷不覺天良發現即攜米一升向許氏言道你丈夫在外遊學音信俱無你在家中室如懸磬聞聽人言別縣豐熟刻下方中有人邀約出外逃荒你何不一路同去一來逃活性命二來探訪你夫君下落豈不兩便許氏感謝不已

拜辭而歸將家動用寄放停妥隨帶青雲卽與眾人出外一路
苦情難以枚舉行不數月到了南鄭縣不意許氏多傷暑氣偶
染寒疾無錢調理愈見沉重難以行走眾人遂將他母子丟在
庵中各自去了許氏此時離鄉別井舉目無親病在須臾自料
必死手扯青雲放聲哭曰

病奄奄撐不起身體困倦

捨不得我姣兒扯攏身邊

兒 呵娘心中似刀割淚如雨點

我母子命運苦這般顛連

兒的父入醫門何等體面

生姣兒你父心實在喜歡

只說是把姣兒撫養長大

到後來讀詩書得做高官

誰知道負債帳家業耗散

兒的父纔遊學去在外邊

只說是三兩年定要回轉

誰知他一分別就有六年

你叔父把田地拏來變換

餘剩錢來平分只二十千

母子們錢用完無處去辦

餓不過與二嬸借米哀憐青雲

兒 呵你二嬸做的事實在短見

米不借辱罵娘反出惡言

多蒙得方大翁前來指點

他叫我帶姣兒尋父回還

因此上隨眾人出外逃難

受風雨受暑熱腳板走穿

忍羞辱忍饑寒閒歷艱險

走一陣哭一陣悔斷腸肝

只說是神默佑兒父會面

到那時我的兒命得保全

又誰知到此處娘得病患

要飲食要藥吃又沒有錢

眼見得我母子就要分散

怎捨得我姣兒各走一邊

真可憐我姣兒八歲未滿 出外來丟了兒不知東南

痛心兒既無父又無親眷 我姣兒這性命怎麼保全

娘死後若有人把兒憐念 兒 跟着人要正行切莫性偏

長大來把父母恩莫拋散 春秋祭在門外化點紙錢

捨不得乖乖兒多看幾眼 母子們只哭得如醉如顛

許氏哭得十分傷慘正遇附近一人名崔興泰此人素性誠樸家業不大佃田耕種正在庵前經過聞聽庵內哀聲震地即進庵問明來歷忽見青雲品貌非常不覺惻隱發現遂與許氏言道爾病體沉重不能出外求食爾子年幼豈不餓壞不如將爾子抱在我家爾在庵養惜病體我每日命人送飯遞藥若身體

康健爾子也得活命許氏無可奈何只得依從母子痛哭分別後調治數日病漸鬆緩許氏於是白日四鄰求食夜回庵中歇宿不意青雲素未離母心中繫念得緊一日私去庵中尋母不見復至途中啼哭忽來一人名盧映溪此人乃是昭化人氏見孩子啼哭得很因問何故青雲言尋我母親不知走那裡去了映溪戲之曰你母親在那前頭跟我一路去青雲年幼無知信以為實行有里許映溪見青雲眉清目秀遂將青雲帶回家鄉更名盧森彩收在膝下猶如親生一般不題卻說許氏病體全愈心中思念青雲即去崔家看望眾人答曰爾子前三日已至庵中去了許氏聽得心中着忙悲啼不已崔姓心亦不忍即拏錢

一千送與許氏以作路費我尋青雲許氏跪地拜謝急去四處尋訪不題卻說舒代香自出外遊學羈身昭化難以歸家幸遇一富翁李德隆接在家下訓蒙一連幾載學運漸通畧有餘積不意盧映溪之家恰與李翁鄰近亦送森彩在館讀書此子聰敏非常過目成誦代香得意森彩盡心教誨毫無隱諱正是骨肉相見不相識父子不知得相逢卻說許氏不見青雲四處探訪朝夕悲啼不覺形容枯槁四肢無力尋至昭化身無半文無苦不受每日只得在尖峰山割柴檢柴以度朝夕一日柴將檢滿忽遇山主撞見將鎌刀背筐概行搶去許氏思想尋夫不獲其子反失命運乖舛進退無門坐在路旁放聲哭曰

許氏女坐林中自泣自怨

哭只哭我遭下這般磨難

自配夫人賢門也算體面

只說是他父子後來光顯

誰知道二孀娘心腸改變

我夫君急不過遊學外面

餘剩錢本平分止二十串

借不倒纔另想外邊逃難

那時節我自料必遭凶險

又幸遇崔恩人把兒帶轉

細思想不由我珠淚漣漣

怨只怨我的命這般顛連

又有我青雲兒接起香烟

富也有貴也有得終餘年

每日裡在家中吵鬧不安

二叔叔不商量私自賣田

吃完了二叔家去告哀憐

又不料至中途疾病相纏

看着我青雲兒身無處安

我縱死兒也得活命保全

兒

幸喜得蒙神佑病體稍減
 去看望不知兒身走那邊
 崔恩人贈盤費四路遊轉
 到今日無踪跡也有數年
 無銀錢無執業那得衣穿
 也只好去傭工做鞋洗衫
 無人請打猪草去把柴檢
 賣得有幾文錢也過一天
 冷起來冷得我橫身打戰
 餓起來餓得我滿口流涎
 今日裡來打柴被人看見
 將鎌刀搶去了不得退還
 無背篋無鎌刀怎麼去檢
 這纔是死期到命在倒懸
 我縱然身死去終身不怨
 苦只苦青雲兒身落那邊
 但願你遇貴人提携顧盼
 清明時與月半多化紙錢
 許氏女只哭得十分傷慘
 左一思右一想進退兩難

許氏哭得人事不醒欲待尋一自盡奈青雲與夫君俱未會面
 欲待不死難以度活終朝正在危急之處忽遇代香在東家飲
 酒歸來因許氏形容憔悴容顏大變故不能相認見其痛哭異
 常遂問來歷始知是許氏妻子夫妻相會痛哭悲泣正是久旱
 逢甘雨撥雲見青天夫妻同回到館中各敘衷腸不知青雲身
 落何方及至次日許氏得見森彩恰似青雲一般即與代香言
 明代香初猶不信許氏言道若是青雲背上有掌大紅記一塊
 代香速將森彩喚至面前解衣觀看果有紅記一塊一家相會
 悲喜交集代香即將盧映溪請到館中問明原由始知路途幸
 遇帶回夫妻拜謝不已映溪始將森彩退回本姓青雲自此以

後愈加發憤，文思大進，十六歲入學，十八歲中舉，二十歲即登進士，回鄉祭祖，將擁家鄉代香，遂與妻商議，命青雲在後，夫妻扮作先年模樣，相繼而行，試看動靜如何。代遠早已亡故，其子亦亡，尤氏得染腫病，醫藥罔效，時減時加。一見代香歸家衣物，襤褸遂不打張代香，託人問及許氏母子，尤氏答說先年已死了，代香見尤氏情性如此，亦不深問，各自去了。不一時，許氏又至，尤氏見是嫂嫂，穿的衣服仍是先年一般，亦不打張許氏，故意哀傍，央求與為嫂，看來還是二孀福氣好，想為嫂受盡苦楚，如今還是這樣忍饑受寒，望二孀念妯娌情分，將舊衣借一件為嫂的穿，就作了萬福。尤氏聽得，怒曰：我怕你走出箇甚麼世

界來了！如今還不是拖衣落食，那箇樣子？所以說命中只帶八合米，走盡天下不滿升事。到如今厚起狗臉，還要來借衣穿，既冷得很，那土地當門有盞燈，自家去烤。許氏聽得，遂曰：二孀你要記得，尤氏曰：怎麼記不得？正在爭論，忽見報馬已至，說道：舒進士歸家。尤氏聽得驚訝不已，纔知兄嫂前來試他的，卽近前諂媚曰：嫂嫂說要衣服，還是要衫子嗎？要套子？許氏曰：我要在土地當門去烤神燈。尤氏又曰：看來是嫂嫂的福氣，如今青雲中了進士，實在一箇好老太太。許氏曰：我那箇像猴子樣兒。尤氏見嫂言不順情，乃曰：先年之事是弟媳一時之錯，望嫂嫂寬宏大量，哀求不已。許氏始不計較，正是用手捧盞干江水難洗

今朝滿面羞，卻說青雲歸家前，呼後擁觀者，猶如水潮一般。至家拜罷先靈祖考，遂請尤氏出拜。尤氏此時滿面通紅，將至堂中，忽然肚中响了一聲，爆肚而亡。正是長舌婦罵名千古，狠毒人遺臭萬年。所有田房，概歸代香。青雲急將二恩父接至，重金答謝，即放陝西兩黨縣知縣。德政清嚴，世代簪纓。代香夫婦俱享高壽。從此看來，女子不和妯娌，以強欺弱，男子聽信妻言而重財輕義者，宜以此爲戒可也。

息訟得財

休甯縣有一蒙師，自幼家貧，力學及後，專心教讀，惟恐誤人子弟，有餘力，輒讀律。凡罪犯刑書，無不熟習。馬村中一人家極富，

生二子於濟人利物之事，雖能遵行，而居家教子之法，則未有也。迨身死之後，二子分居，其弟幼而樸，兄每侵佔其弟族鄰，皆爲不平，囑以毋再讓。其兄恨於心，欲訟弟，不得其計。一日想到同村某先生，教學之餘，喜看律例，不如求彼畫策。方遂吾謀而洩忿也。乃持厚儀往見，備述其意，求蒙師代寫告詞。師謝已不能，乃曉之曰：士子讀書窮經，期於致用，我之所以喜讀律者，特爲後日居官判獄地步，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獨行其道而已。豈肯爲人興訟乎？今日子欲訟弟，亦知訟之爲害乎？破家之事，訟爲第一，訟之成也，起於爭端，必有人從中挑唆糾合，不然愚者本不能訟，富者本不欲訟，即強有力者，懷好訟之心，未必有

健訟之才，只因片言挑撥，捏造風波而成。其始不過一訟示強，乃我訟人於縣，未幾而人訟我於府矣。我又訟人於司道，而人又訟我於督撫矣。騎虎之勢，兩不能下。其中禍害，難以枚舉。至於爭訟財產，本無理而強求得理，雖官吏貪繆，或可如意。抑豈無愧於神明，至轉相訴訟，而所費已不可勝計矣。况遇賢明有司，安能以無理為有理乎？世有有理而訟者，尚至破家無益，况無理耶？子今為財產而訟弟，何其賄財產太重，視骨肉太輕也。夫古人有讓國者矣，有讓天下者矣。區區財產，而爭訟勢各不休。祖父雖不在堂，歿地焉能瞑目。以一生之辛苦勤勞，本欲作兒孫之久計，反以起後人之爭端。安耶？否耶？而况兄弟者，同氣

同根，譬如一樹兩枝，一枯一榮，一身兩足，一能行，一不能行，彼枯而不能行者，則已矣。其榮而能行者，又能久乎？子何不思之甚也！聽吾相勸，不如互相推讓，不爭不讓，上以安祖父之心，下以敦同氣之誼。庶根枝敷榮，手足相扶助，此則吾之善為子計也。子其熟思之。其兄被蒙師勸戒，不覺感悟，辭謝而歸。其弟知兄欲訟已之情，亦求計於蒙師。師亦備述弟兄情誼相爭共敗之事，以訓之。弟大感服，歸家和顏事兄。兄見弟之循循無違也，乃作一悔心歌以示弟云。

天地間最難得弟兄和順

切不可忘卻了骨肉之親

第一孝第二弟人生要緊

倘若是不知睦有傷本根

在友生氣相求聲猶相應
論家資皆祖父遺謀所定
就該要安本分各由各命
或是我家本貧又當別論
幸喜得我祖父勤扒苦掙
再或者多一子又占一分
在從前我並非婦言是聽
又不是因朋友迷我本性
承蒙師指點我得知利病
命裡有終須有古言可証

況明明父母身分爲兄弟
誰不是一子一二子均分
燃豆箕去煮豆卻是何情
眼睜睜受祖業毫不思存
若不然兄與弟拏甚來爭
下地來還不是照股均分
苦把你田和地平白占侵
皆由我爲兄的居心不仁
才知道和弟兄不傷天倫
將田地退還仁各自經營

從今後須當要我愛你敬

把這個好榜樣留與兒孫

男勤儉女紡績從新整頓

也不枉祖父母萬苦千辛

況於今我年紀四十將近

一回見一回老那有長春

說到此吾不禁心如火焚

說到此吾不禁淚如雨淋

望吾弟莫介懷同心黽勉

異日後自必然興振家門

歌畢遂將從前侵佔退還歡好如初同心掙家俱已富一年間
弟兄辦得銀兩販賣杉木行至中途忽見板上刻有蒙師姓名
弟兄驚異慨然嘆曰當日承某勸息爭訟幸而能守舊業又置
新莊以大恩不報故天書彼姓名以示我弟兄耳你我歸家但
賣此板其價悉以贈師可乎弟然之抵家賣銀三百兩弟兄持

而往贈焉，卻說蒙師此時年高，兼無館地，父子每日對食麥粥而已。其子想此情景，心爲不平，遂對涕泣而道曰：

有小兒奉麥飯跪呈席案

尊一聲我的父細聽見言

想從前家淡泊，父受磨鍊

靠教書來餬口，鐵硯磨穿

每日裡在學堂教誨不倦

訓子弟勝過了親生兒男

遇有事就與人排紛解難

並未嘗假刀筆起過爭端

論理來該不得久久貧賤

方也得苦心人自有皇天

又誰知受恩者少有情面

全不念見的父年邁衰殘

這幾載無館地，誰人顧盼

衣不足食不充實，係作難

莫奈何見也會四處借換

並無有一個人放在心間

看起來誰個是雪裡送炭

奉勢利處炎熱大半皆然

說甚麼行好事有好效驗

說甚麼無惡歲是此硯田

似這樣忘恩義，人情冷暖

難道說父兒命就不保全

有麥粥請父親寬食幾盞

不肖子漫漫的再來周旋

子進食畢，其父見子口出怨言，有施恩求報之意，又想生平實

無大過，命運顛連，其子這般泣訴，未必不在人情之中，但富貴

貧賤各有命定，則亦安之若素耳，乃作一安命歌以示之

我兒休怨忿我兒休不平

細聽爲父從頭把話說分明

富貴天排定貧賤命生成

他也是人我也是人

他怎麼那樣富貴

我怎麼這樣賤貧

豈是天翁不均勻

該因我作孽在前身

前生折盡今生福

今生當修來世因

敬天地禮神明

奉祖先孝雙親

守王法重師尊

多做好事使我罪惡減幾分

切莫因飢寒遂改心

害了今世又害來生身

既知我艱苦備嘗

艱難受盡

爾就該立志為人

試問你四大恩德如海樣深

果能够一一報答

點點還清也未甚

為甚不安命

動輒去尤人

試看那安富尊榮

非不日費萬錢該值千金

轉眼身消瘦一切化灰塵

生未安閒於一日

死有餘殃及兒孫

那似我們吃的麥粥也可口

穿的短褐也遮身

心地有憑神鬼鑒

書田無稅子孫耕耘

比那些身處富貴

勞苦經營好得數十分

我兒細思忖我兒慢追尋

自然能安命自然不尤人

歌畢忽二人入室奉銀出拜備言其故師始不受其子曰天賜

也何敢辭乃受之其子由是致富師後優遊頤養以壽考終從

此看來以息訟格天故父子食貧之時忽多金自意外來善報

亦何隆歟奉勸世人百藝俱可營生何苦從事刀筆自遭天譴

忠孝節義

鄭光先者廣東饒平縣人也，娶妻劉氏，生一子，名宗德，尚在襁褓。家徒四壁，幫顧大顯經營生理，人極忠厚，主人信任之。故每歲身價甚厚，除養妻外，猶有餘錢，歷數年，共存二百餘金。盡行託主生息，立有簿據，賓主甚相得也。一日，光先閒遊，見有人頭插草標，問其事，則曰：賣身葬父，詢其名，則曰：王義。光先不禁喟然嘆曰：賣身葬父，吾聞古有董永矣，不意今時亦有如此孝子乎！彼既賣身以盡孝，吾何得惜錢而不仗義？二則我欲自爲生理，止少同伴，不如買之，豈不一舉兩得？於是出錢買回，卽向主人索債，言其自爲生理之故。主人久之，佯應曰：如今生意成敗

甚是難卜，不如仍代我經營，身價之錢可以餘積，放之錢又有利，有何不可？而必自爲乎？光先思其言合理，事遂寢。不意隔數日，主人詐稱有盜入室，將光先殺死，席卷貨物而去。兒投劉氏，母子與僕王義看明稟官，官驗係是盜殺，卽命差嚴拿，斷主人顧大顯出錢二十串，以爲安葬之用。著劉氏暫爲領屍，劉氏領回安葬畢，錢米爲之一空。因命王義向主索債，主人以死無對証，言未掌伊錢。劉氏又請族兄鄭光和與之論理，而大顯總以無據爲詞。光和亦莫可如何，因對劉氏曰：賤伊不認用度不支，不如到吾家暫爲棲止，緩圖可也。劉氏信以爲真，孰知光和非憐劉氏之貧，實愛劉氏之色。一日以言調戲，劉氏不從，光和意

欲行強，劉氏心想不從，難逃其難，因偽許之，言必待七七祭亡夫後，方可光信。至夜，劉氏坐在靜室，念夫冤未明，家貧子幼，不禁淚流如雨，嗚嗚而哭曰：

哭一聲夫，叫一聲夫。

夫在陰靈，知也不。

世間多苦命，莫如你命途。

無田又無土。

苦了你盤家養口，用度不敷。

莫奈何，方去幫人把生意做。

只想掙些錢銀。

買田地，又買房屋。

害人賊，該天討。

為甚的暗竊貨物，又殺奴夫。

偏遇着欺死瞞生的主人。

全不憐念我身寡兒孤。

乘夫死，他也就改換心腸。

翻轉面目。

常放生息錢。

一文不與百般支吾。

不認數，莫奈何。

投明族兄來幫助。

那知他比那披毛戴角的。

禽獸總不如。

假意兒勸住我。

權且在他家去住。

天天起歹心。

挨挨擦擦，甘言密語調戲奴。

鄭光和你不想殺死的。

是誰家夫

三世玷辱的是誰家宗祖。

又不想黃泉路上人。

遭此欺侮，瞋不瞋目。

奴惟是有死無二。

學一個玉潔冰清，節烈婦。

可憐我乖乖兒。

零丁孤苦，有誰顧復。

衣裳破爛，靠誰補。

肚飢時無柴無米。

又拏甚麼來熬湯煮粥

縱然餓不死定親婚配誰作主

縱然極聰明

那個送兒學堂去把詩書讀

怕只怕一家人

大大小小俱要歸冥府

眼睜睜絕了你家後代

斷了你鄭氏香爐

這光景看你心上過得去不也

害得奴入地無門上天無路

只得在背地裡憂心悄聲哭

恨早死夫

忍得心看著妻子受盡苦中苦

哭聲痛心兒娘不能撫養成人

等你長大把頭出

這一陣好叫娘痛斷肝腸

碎裂肺腑

想不死難道叫我甘心白

說到此咽咽哽哽情難訴

說到此珠淚漣漣講不出

乖乖兒你知不知道

為娘今夜登鬼錄

劉氏哭畢自縊而死次早其子宗德見母自縊抱屍痛哭光和聞之佯驚曰爾母如何尋此短路想是遇魔也未可知然既死不能復生速辦衣衾棺槨安葬可也哭之何益鄭宗德唯唯聽命王義雖知其中有個隱情見主幼不敢出首凡事聽之光和至安葬後光和謂宗德曰此番葬費甚多為伯不要你還但久住我家與汝何益不如各立志向另去別處自營生理若在此安閒慣了恐後誤汝前程宗德聞之向王義曰伯父不容如何了結王義泣曰小主人事我於今也不得不說你想父身死不明你母又死亦有隱情都是不共戴天之仇何日可報他家既

不許安身主僕二人不如四方行乞探聽消息倘有機會以便
伸雪含冤宗德聞之不覺大哭曰

氣破了咽喉放聲哭

慘死的父疼兒的母

一個死得苦一個死得促

到是個甚麼緣故兒總不明

白

欲報含冤實無路

可憐兒孤孤單單淒淒楚楚

好似那水上浮萍無處住足

伯父忍得心家中不許兒扎住

吃也無穿也無受冷受餓

教孩兒怎樣結局

這也莫奈何了老

哥哥呀

可憐你白髮蒼蒼不辭勞苦

把我撫這是奴輩分所當然嗎

全仗你效那楚臣伍子胥

乞食吳市吹簫竹

小主人放心自有老奴扶持

老哥哥我和你不是主僕是手足

父母冤仇何日纔報復

慢慢來嗎

雖說是事宜緩圖慢慢擺佈

拋卻父母墳墓早晚二時

有誰來焚香三柱化紙一束

怕的是牛馬踐踏荆棘滿路

都成了荒墳野塚

看見心上丟得下也不

要報父母之恩也不得已了

既如此快到墳前拜別

將爺娘神主背起做一路

生不能養

見神主也直當見了我一雙

活佛

這到可矣

這一陣哭壞我兩目

那一個憐念我主少僕老

孤孤獨獨

此番去惟願老天爺大顯報應

暗裡助扶雪冤報恨也不枉。主僕們四方叫化勞勞碌碌，鄭宗德哭畢，背起神主，與王義行乞四方。有殘羹剩飯，必設主以祭，泣血嗚咽。一日行至一處，乞討兩日未得一飯，主僕餓甚，乃向一華屋門首跪地求濟，斥之不去。主人盛氣罵云：「惟有叫化可惡無極，白日乞討，夜間偷竊，本境議有團規，無論精壯衰老，概行不許。周濟有敢私行周濟者，憑眾聽罰。」宗德聞其言，主僕抱頭痛哭，料無生路，却說地主朱世華，乃善人也。夫婦年近半百無子，見鄭宗德俊秀，餉以飯，欲撫之。王義欣然應允。宗德若竟然有不忍，主僕相別之壯。王義再三安慰，始行別去。王義

想道：主既有託，我生無累，欲雪主人主母之仇，非請僕於顧家不可。於是望門投足，向顧大顯訴其原由。大顯詢其宗德下落，王義答已餓死。大顯聞之快甚，遂收王義爲己僕。且說鄭宗德撫與朱姓爲嗣，初甚愛之，教以詩書。後養母亡，故續娶繼母，帶子下堂，十分毒惡。宗德受苦不堪，又想父母之仇未報，遂私自逃回原郡。王義見之悲喜交集，屬以隱姓埋名，改爲曾有用薦於主人，使代理生意，頗忠實勤謹。大顯無子，見而奇之，且妻以女。正所爲婚姻由天定，雖仇家不能易也。後大顯妻故，欲續絃，尙未有偕適。鄭光和以元配色衰，欲納小星，碍於啟齒，捏以不敬丈夫，故出之。王義探知其情，遂欲隱訪主母劉氏身死之由。

極力贊其婦德勸主娶之事成王義陰囑其主宗德於妻處詢
繼母被逐之故宗德會意告於其妻乃見問及對夫述曰

這件事妻問的明明白白

笑死人老不正經

還在貪淫好色

嫌老妻娶少妾

不便說出唇

因此上造下了無限口孽

捏些醜言

說繼母犯了七出之條

纔將他嫁與阿爺

我看鄭光和為人可好何以見他好色

淫人妻女還算是外姓

可憐鄭劉氏

活活被他強逼盡了節

哎我母親呀夫君為何大驚小怪哭起婆婆來了賢妻不知我想天地間最苦惟盡節耳我母也是盡節而死故爾下淚

也是盡節而死故爾下淚

婆婆盡節固是苦

惟有劉氏夫婦更加慘切

妻又知他丈夫的苦楚可講來我聽

他丈夫姓鄭名光先

幫妾父會做生意為主客

也是他命盡

緣夜被殺於盜賊這殺死的來歷妻知

不知道呢

妻也略知一二

實在不敢漏洩

為何不敢說

又道是話到口邊留

馬到臨崖勒

說與我聽也是無妨

因這因這因這作甚麼

此事兒關係甚大

終是說不得賢妻鄭家乃是外人我與你是

夫婦縱然岳父起了不良之心我豈彰揚於外道你父的臭名夫君說到說你要嘴穩那自必然嗎

因這鄭光先身價積有百

交父執掌替他放借

那知父將良心黑暗

將他殺死

假意兒說是盜賊人命關天闕地難道陰消不成

官也說是賊吏也說是賊命差訪緝

到而今未曾拏得哎我的父呀夫君為何哭起公公來了

父親收了他兒子的下賢妻不知我見別人死得苦因想我的

落賢妻又知不知呢他兒名喚鄭宗德

餓死他鄉匣子板子都沒得了連報仇

都沒現有一家人無依無靠

父纔收他為莊客岳父做事這樣心毒他

久欲勸阿爺出錢幾百父子在陰靈豈能甘心

將冤解莫將仇結你父意下

夫君何不代籌一良策

曾有用聽畢淚流不止其妻千般詰問終不言復跪詢之方大聲言曰我非曾有用乃鄭宗德也其妻聞之如雷震耳半晌不能言語久之泣道夫君呀助夫鳴冤夫到做了孝子致父死罪妻豈不做了逆女此事奈何宗德曰事到如今也不得不願氏道公婆之仇理所當報夫妻之情事恐難全夫既欲為孝子則緹縈之贖父罪曹娥之抱父屍妻獨不能乎至舉案齊眉不敢言矣請夫自去鳴冤妻當俛首以待鄭宗德通知王義同去稟官及官訊時鄭光和伏罪顧大顯未及開言其女爭認之官問顧氏青春幾何顧應十八歲官因判曰

明白了明白了父殺人女盡孝

鄭光先死已十二年

那有個六歲女兒能執刀

這苦心難表這孝道本高

顧大顯謀財害命自將孽造

鄭光和強逼廢命王法難逃

把二人權當作猪羊祭奠

活活的抬到荒郊

表一表為主盡忠的實心

顯一顯為夫盡節的真操

彰一彰為父母報仇的孝思

看一看為主撫孤的義道

忠孝節義四個字

人生不可少萃於一門

千古罕有萬代標

問世人好不好

判畢二人墳前活祭正法、顧氏強代者數次、不許、遠近聞之、皆以為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二人家財悉歸鄭宗

德、至前養身父母亦接供之後夫婦俱享高壽生子二名列進士王義壽終聞有笙簫之聲人咸以為神去是案也王義不請僕於顧家誰開鄭宗德婚姻之竇顧大顯不配女名鄭于誰白鄭光先被殺之由且鄭光和不出命妻顧大顯不續繼室則劉氏之盡節亦晦矣彼人能巧於機謀天更巧於報應不誠然哉故詳錄之以為世之盡忠孝節義者法貪淫好色者戒也

貪財後悔

安定縣一人名黃子文在家不孝父母各自分出在外相交盡是匪人每日打牌擲骰一日來一逃犯名齊大伍背一包袱至家寄宿詐言貿易歸家子文見大伍包袱內有銀一封遂借來

放稍是夕贏得拾餘兩銀子遂留大伍在家多耍數月誰知齊大伍是個攔江截搶的強盜已經犯了案官差捉拿半夜逃走在路又搶得孤客包袱現欲匿藏幸黃子文相留在家假托有病不輕在外那一日黃子文在場上棧行內約得遠來朋友至家賭錢內有官差一人認得大伍次日回縣稟官出差捉拿將子文同辦成罪丟在監中十分磨難受磨不過遂作進監歌一段以自悔

黃子文過多端不孝父母罪彌天平日裡愛賭錢害人心術實難言天條滿自遭愆大伍來家惹禍端我只說有銀錢誰知大盜把我扳捉到官推大板不問虛實丟禁監說起進監

非等閑一進去把門關錦繡乾坤隔牆垣少親朋無人看空手無錢難上難纔進去一身穿新舊衣服有幾件肚中餓無米飯先當帽子後當衫挨幾月過幾天衣服帽子都當完身上冷糠糠戰披起席子圍草薦一個月三十天肥胖英雄瘦不堪六個月是半年身上污黑似炭團頭不剃髮披肩頭上虱子有萬千白日裡團團轉無事且把苦情歎天色晚日落山刑房點名要歸班掛了號念名單一夜淒涼對誰言一條鎖頸上拴無人又把籠子穿蚊蟲咬蛇蝎窟周身四體都咬爛一更裡不得眠左思右想心腸亂想爺娘不得見妻室兒女在那邊提起來好心酸這個纔是悔也難二更裡把身翻

陰風慘慘透膽寒，這苦楚有誰憐。左右展轉不得眠，都只爲充好漢。纔到此處受磨難，三更裡月滿天。霜風凜凜似箭穿，左邊冷，翻右邊胸，前寒冷背朝天。在家中嫌夜短，睡到天明還要眠。坐禁監，更漏喧，天明望得眼睛穿。思量起淚不乾，要想回家難。上難四更裡睡，方酣忽然一夢到家園。父母喜，妻子歡，兩旁兒女如站班。賢妻子珠淚攢，還將好言把我寬。恨爛友把身翻，一脚蹬醒春夢殘。夢中會假團圓醒來冷，汗濕枕邊離家鄉。各一邊相見如隔萬重山，五更裡雞聲喧一聲炮响震耳邊。太陽出照禁監，依舊開封各歸班。有日頭照滿天，都來牆下傍日眠。無太陽身上寒，抄手抱懷把眼翻。父母

官恩點寬，每日施來飯一殮，送進卡都喜歡。只見鉢瓢碗盞，翻餓忙了爭稀飯。五搶六奪難得看，爭得來吃一碗。要想飽殮十分難，又挨餓又受寒。兩腿無力挾跋，害了病誰來看。三朝一七喪黃泉，叫人役進禁監。屍骸拖出監外邊，上稟帖官檢驗。抬出城外葬官山，又無板又無棺。一層薄土說安埋，挨幾日過幾天。一般臭氣令人嫌，豬來拖狗來啣。頭東脚西尸不全，這就是英雄漢。下場弄得不好看，勸世人要自全。須守本分莫經官，良民子有萬千。不得如此受熬煎，凶暴人不怕官做事。一手便遮天，犯了法命難全。尸首異處在兩邊，不抵命問充軍。拋妻別子更傷慘，到此時真個難。縱然知悔也

枉然到不如聽我勸大家同飲太平宴不惹禍不管閑抱子
擁妻共枕眠或挑葱或賣蒜生意雖小錢有賺無祖業去佃
田營工未必玷祖先不犯法不見官一世清閑樂安然莫學
我悔後難當初不聽爺娘言皆因是不孝愆悔斷肝腸也枉
然勸世人莫妄貪利害本來是相連

作畢書錄勸世後逢 皇上萬壽恩赦得免從此一案看來
便宜莫要浪蕩莫收誠至言矣黃子文在監中作進監歌勸世
亦得免罪可見先賢云彌天罪惡當不得一個悔字信不誣也
世之人盍思之

教民完糧

文縣一人名文正風每逢完糧之時便說田地是我銀錢買的
五穀是我請人種的 皇上又未出個毛錢每年要納我們
錢糧不知有何功德王辰年開徵三月正風不去完糧保甲催
過數次總不進城保甲無奈稟官出差四名喚正風至縣當堂
訊問正風云小人住得遠該不要完糧且小人無錢大老爺緩
年來完太爺見是愚民怒聲罵道

文正風蠢奴才你好大胆 聽本縣說一段完糧根原
萬歲爺坐北京萬國皆管 普天下供玉食不分後先
况區區此錢糧人人當獻 那還有過了時不把糧完
萬歲爺恐催科與民不便 故諭人早完糧樂享安然

此件事並不是橫征暴斂
有了田就該要報國恩典
到開徵凡士民不可怠緩
况錢糧非朝廷拏來自便
怕惡人在城鄉欺吾良善
第二宗養兵丁爲民護捍
纔設立五營兵把守州縣
第三宗買穀米以防乾旱
倘遇著年歲荒開倉四散
又還有修城池與修隄堰

自古來有地土就有田園
或是那上漕米或上銀錢
莫等那限期滿尙在拖延
第一宗就只爲養著官員
爲百姓纔立官除其凶頑
怕賊子來侵擾百姓不安
使歹人不得來佔奪土田
多積些在倉廩防備荒年
使百姓有米穀得其生全
修河口修倉庫與修糧船

無數的費用處實在爲難
又何曾把錢糧自己辦點
把一層私派弊概行革免
看朝廷這般恩人皆體念
怎奈得有等人存心奸險
心想著原有個蠲免恩典
到那時上了當悔之不轉
有些是害懶惰或愛體面
又有的仗著勢有心抗慢
却不知官府中期限一滿

也無非爲百姓四路周旋
每年間有一定又不多添
若那處有差失就把糧蠲
就當要依時候國課早完
一年間故意的推誘不前
又恐怕早完了恩旨下頒
因此故把錢糧捱在後邊
花費了上糧時無有銀錢
有的是辦不出額外求寬
顧考成打催比不得不嚴

那差役推了打定要報怨
那時候出差錢又陪酒飯
再不上就把你照例究辦
是舉貢都革黜身帶鐵練
你試想花了錢還受下賤
與其那做一個抗糧劣漢
且朝廷為百姓日夜憂患
有水滄就築堤以防浸陷
有蟲蝗與兵荒朝夕調辦
一年內只收得百姓這點

到家下吵得你地覆天翻
算起來比常例加倍填還
或是打或是枷並收大監
是生員拔功名與民一般
到不如早完糧得些清閑
到不如守法度人人稱賢
遇有事比百姓更見作難
是天乾就祈雨以濟良田
算起來用銀錢幾百萬千
你還在拖欠住不急去填

奉勸人報君恩切莫遲慢
免差人來囉喩官府不厭
剩下錢把父母好生供獻
就比如為父母養兒一般
若兒子不顧親私自積燼
人若把君與親一體為念
這篇話文正風緊記心上
若不然八十板枷在頸上
文正風稟道小人甘願完糧
回家願將大老爺此篇訓諭抄寫
勸世使人人共知君恩當報
早完錢糧後果如其言家益裕

依限期納完糧自無禍端
人歡喜君歡喜天也喜歡
和兄弟樂妻子一家團圓
只望兒長大了養他高年
這種人與那個禽獸一般
盡忠孝自然有福祿綿綿
押出去限三日急完錢糧
你纔知本縣堂刑罰不寬

貪財受害

聖諭上聯保甲以弭盜賊這一條意思於每縣每地定要一律設立十家牌頭百家牌頭凡十家之內不孝不悌酗酒賭博挑唆詞訟依附邪教隱匿盜賊窩留娼妓等情同百戶長協同衆戶赴縣稟官捉拏纔無愧一方牌首今說一不聯保甲牌一案此是定遠縣有一人名蔣志和當一牌首十家之內只有三四家好人其餘皆男不忠良女不柔順屠牛賭博私竊偷盜之人蔣志和自爲牌首向數家說你們不守法的，我定稟官衆人見志和不許爲非有送錢的有送米布的志和以爲有利亦不察其弊病志和見錢易得嚇詐方中有一人名陶六專於偷盜一日午

後至他家中命要遷居遠處不然就要稟官陶六說蔣伯伯我再不多事惹非承你老人家看照今天就在我家消夜辦有雞魚肉肴甚豐志和飲之半醉向陶六說我不過是這樣說未必我肯害你我想今冬天氣寒冷把你錦衣借兩件我過冬陶六說你老人家要借我有遂進屋取舊皮襖一件馬鞋子一件志和不勝歡喜陶六說承你老人家關照我寄拜於你志和說好心想寄拜以後豈少錢用遂往來甚濃不數月陶六偷得富家衣物甚多是夜敲志和之門志和起來開門一看見指有數包袱衣物急於收藏不日富家報案捕頭下鄉將陶六捉去弔起灌水滿招滿認送官追贓差人同賊取贓至蔣志和家將贓搜

出閣室盡空將蔣志和捉至衙內責打四十板枷號五月示衆
斯時志和一貧如洗枷在頭門向衆哭

衆人們聽我勸真能有益 莫學我貪非利悔之不及

遵功令聯保甲盜賊遠避 不遭非不遭害清清吉吉

我本是當牌首不存天理 一味的嚇詐人總貪利息

我團近是匪人與我錢米 或有的又送我衣服布疋

因比上合一夥又纔拜寄 只說是銀錢廣不受窄逼

陶六兒偷人物不拏回去 寄我家害得我不能下席

便宜事看起來切莫介意 上了當受官刑悔之莫及

勸衆位守本分各安生意 冤枉錢冤枉花莫要搔皮

衆人說你當牌首又當窩家有炮火錢用今日又一個坐一席
到還不好嗎從此一案看來凡甲內有匪人宜先黜之不可隱
匿圖利以致後悔莫及

鳴鼓擒賊

北魏宣武帝時兗州盜賊甚多白日結黨成群搶奪銀錢貨物
黑夜穿墻割壁偷竊器具猪羊百姓不知守禦之法排鄰比戶
不肯協力同心互相防閑只圖各顧各家此處有盜賊追之則
走他家去了若一家喊有盜賊鄰右的人怕與盜賊結仇都不
肯去相助捉拏盜賊竟坦然而去失事之家想去報官又恐地
方官不肯實心爲民卽有報了搶案盜案官府也不嚴緊究治

所以失事之家多不肯去報官，又有拏住賊盜送到官前，也不接律定罪，不過打他幾十板就放了。因此盜賊猖狂不能止息，及頓邱李崇爲刺史，方至州見路上行人稀少，民家多閉門不出，心裡疑慮，上任之日，卽召百姓至前，問其所苦。百姓說苦的是盜賊甚多，刺史說盜賊甚多，也有守禦之法，你們百姓怎麼不設計擒拏，任他猖狂爲害？百姓聽得刺史動問，不覺垂涕而訴曰：

小人們跪塵埃，細把話稟。
我宛州多盜賊，有個根原。
只因爲這些人，不肯爲善。
故所以盜賊出，擄害民間。
一處的喊有賊，別家不管。
猶恐怕與盜賊結下仇冤。

失事的想要去衙門報案，
怎奈何官長們懦弱不堪。
因此上那盜賊愈加胆大，
日搶奪夜偷竊，害人多端。
望大人到此來經綸大展，
爲百姓除了害，永把恩沾。
刺史聽罷，想道：爲官之人，當要除害安民。若今日害不能除，百姓終不能安。我爲官也枉然了。又想盜賊甚多，一時難以除盡，不若先將好言勸諭，感發他的善心，或者改過爲善，也未可知。於是展開筆硯，作一篇論文勸諭盜賊曰：

李刺史坐大堂，寫篇勸諭。
勸州中衆盜賊，細聽吾囑。
世間的有多少好事不做，
爲甚麼要做那亡命匪徒？
有一等紅上的充當大武，
不怕天不怕地，良心全無。

遇著了那客商就喊站住
到草場分了贓就去嫖賭
若一朝犯了案拿到官府
不招案上來棍重刑受苦
屍丟入萬人坑賤如糞土
有一等黑上的白天有路
富豪家偷銀錢又偷衣服
拿回去心歡喜燒火就煮
可憐得那失主叫天叫苦
若有人知道了把賊拏住

霎時間搶起去銀錢貨物
吃好的穿好的心到快舒
打亂板蹄扛子昏死塵途
招了案坐籠子幾天嗚呼
辜負了二爺娘養育勞碌
到晚來挖孔眼進入內屋
貧窮家捉雞鴨連鍋端出
棹子上擺起酒又有臘肉
只罵你做賊的身坐牢獄
鎖鍊子送到官明遭刑戮

打棍棒收卡房受盡苦楚

不幾天餓死了牢內拖出

看起來這都是自己失悞

那一個做盜賊有好結局

勸你們聽我言急早悔悟

莫走那紅黑路改換心腹

倘若是能悔過歸了正路

老天爺暗地裡賜你福祿

刺史將諭文作成吩咐胥吏多寫幾張拿去貼在市鎮之上使
做盜賊的觀看那盜賊見了諭文也有改悔的也有未能改悔
的刺史見盜賊不能盡除又設一彈盜之法曉諭民間每村置
一樓樓上置一鼓若一家知有盜賊就將鼓雙槌亂擊四面諸
村聞聽鼓聲皆要去守住要路不許盜賊走脫緝捕的有賞疎
縱的有罰諱盜的有禁違限的有條曉諭之後百姓遵令而行

聞聽某處鼓聲一起，即速鳴鼓相應。頃刻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之處，一概有人埋伏。見有盜賊走來，便上前擒住，鎖拏送官。刺史見得擒盜甚多，向百姓問曰：「本州設此擒盜之法，可以好否？」百姓服其法良，意美，歡喜而對曰：

想去年那盜賊大多得很，害我們眾百姓不得安心。

幸喜得大人來兗州上任，一心的為國家除害安民。

叫民間有盜賊擊鼓相應，這方法果然的做得警人。

有多少做賊的心腸都冷，想去偷又恐怕被人所擒。

因此上改門路藏了形影，未聽說那家的盜賊入門。

這都是我大人為官清正，百姓們從今後不忘大恩。

說畢，刺史吩咐百姓遵守此法。由是盜賊恐被擒獲，皆改邪歸正。盜賊遂絕，蓋盜賊之起，由於人心不齊，強不顧弱，眾不顧寡，使然耳。不知人既同生此方，同住此鄉，就要守望相助，災難相救，貧富相顧，纔循天理而順人心。循天理，斯有天眷而無天譴；順人心，斯有人獲而無人害也。凡我兵民人等，可不體勸聯保甲之意哉。

小忿喪身

有彭公子者，東鄉之富家子也。其父但知積財，毫無善行，並不信。聖諭每以果報為無憑，若有宣講生到彼處，化戒輒閉門不納。中年始得此子，自幼驕養，隨其逞氣任性，毫不之戒。迨

身沒後此子越發肆行雖一朝之忿忘身及親亦所不顧也鄉中有一女生善卜凡鄉里冠婚喪祭及一切修造動作諸事多就卜焉遵其所謂宜者則吉犯其所謂忌者則凶往往奇驗人稱爲神術公子素不信且深惡之一日買得好絹將製衣僞卜期於艾艾爲之擇謂某日可某日必不可公子益恨故以不可之日製焉且多請衣工務觀厥成於一日艾不知其惡已也因聞而往戒之曰公製衣已成好便卻好但犯大忌必不可服即欲服之當以某月某日時方能無害公務信之毋謂匪人之言不驗也公子口雖應允心中不然次日即衣之方提領恍見有人影自衣中出倏然不見公子始疑懼卻又轉念一衣之微何

關休咎或我一時目眩所到竟衣之因事往岡上小音事畢而歸適有負棘薪者相遇於道過之甚疾棘挂勾公子衣衣爲之裂公子乃止擔者而呵之擔者亦毫不遜讓公子怒從心起三掌其面幸遇過路者兩邊勸解公子怒猶未息擔者心知勢不能敵忍辱含痛負薪而歸號泣語其妻曰

尊聲賢妻聽我表	爲夫言語要記牢	恨我一生命不好
採樵爲業度終朝	今日途中遇惡少	挂爛他衣不開交
非是爲夫與計較	公子姓彭太凶豪	拳足交加來打倒
魂魄早已附九霄	含冤忍痛回頭跑	特對賢妻說根苗
脚下兒女好看照	早晚殷勤莫辭勞	從今大事由妻料

莫把公子輕恕饒 妻若能把冤仇報 夫歸泉下也逍遙
擔者哭畢自知傷重難愈又慮妻子無靠更加悲傷不覺氣急
血湧從口中噴流而死其妻見之昏倒在地子乃從旁喚醒兩
淚交流亦傷心痛哭云

哭一聲夫君

心血耿耿

痛一聲夫君

珠淚淋淋

自從爲妻過你門

並未會一日清靜

並未會片時安甯

可憐盤家口

挨過了九死一生

爲兒女

費盡了萬苦千辛

只說是眼前光景

雖受苦勤

到後來

自必然易否爲泰

由困入亨

又誰知我夫君

大數已盡

遇著了彭公子

這樣橫行

就說是挂濫衣襟

心懷不憤

輕指責重凌辱

亦可遂心

再不然謝你的罪

賠你衣襟

也未必不順人情

你爲何倚富壓貧

恃你勢

把人性命傾

到於今夫既死

我焉逃活命

彭公子你想獨生

只怕不能

且等你惡貫滿盈

天老爺加你報應

絕你後根

那時節

方雪吾的恨

始快吾的心

那時節

我夫君在陰靈

細看分明

妻子哭畢以其事鳴於里正連夜奔彭公子家聲以斃命天明

會通直博集要卷下六 小忿喪身

三七

將詣縣訴之當公子掌打擔者時里正在焉乃謂公子曰日間之事予實見之因公子拳之太重動中竅會所以速斃公子知有証難與爲辨遂私許里正銀子數十兩求其解難甘願以萬緡歸擔者妻子以求毋訟里正主之其訟乃息計公子所費不下萬金而家藏殆盡或以其事聞於艾謂不聽君言果至於此艾曰不但此也更有甚焉公子聞艾言忿怨不已又恐事發乃過擔者家撫其棺而哭曰

爾與吾有何冤窄路相逢不耐煩吾與爾有何仇就讓幾分沒來由裂我衣毀我絹罵你也是我正傳孰知你不反求更加凶辱勢難休你之死有命焉豈是打傷將氣斷妻告狀把

人投因以爲利視如仇訟雖息償萬緡人孰無情何太慘破家業蕩田疇看你心上過得不治爾喪撫爾棺并攜香燭來祭奠你死了到無憂教我於今怎下樓

公子哭畢擔者之妻聞之大怒曰爾本吾殺夫之仇僅僅傾爾家產亦爾大幸反說我夫該死因以爲利吾豈以夫死而取利者乎且爾非實斃夫命心有所恃何爲償以萬緡兼又營吾喪事乎卽命其子訴之縣令開棺驗明得致命六七處卽將彭公子鎖押到案問獲實情將伊丟監并納受賄里長治罪一同申文上司定奪彭公子自進監之後每至午夜時捫心自想因小忿而忘身喪家始知悲號涕泣悔無及矣一日令禁役取紙筆

自願現身說法作歌勸世云

男婦你們聽我說	氣最壞事當忍著	萬福皆由能忍積
萬禍皆因不忍作	為子不忍無孝道	為媳不忍怒公婆
兄弟不忍少和順	妯娌不忍起刁撥	夫婦不忍家難過
鄉里不忍是非多	處己不忍自招禍	待人不忍起風波
不忍皆因器量小	凡百事兒逞凶惡	一心只想將氣出
那管日後死與活	古人言語會說過	相打相罵無效擱
二虎相鬪有一損	禍到臨頭始知覺	人傷我命難償命
終是傷鬼根難割	我傷人命要問罪	身亡家敗受磋磨
不信請君試看我	知道悔時悔不脫	一朝釘封到衙門

頭東足西見閻羅	父母有子無下落	妻室兒女受蹉跎
生遭王法死入獄	好勇不孝書已說	奉勸世人須謹慎
切勿失足把我學	大小仇忿急宜解	保身即如登大羅
能忍能辱真君子	切莫任性把孽作	張公百忍名千古
韓信受辱居高爵	人須忍人所不忍	百忍堂中有太和
言雖淺俗理未錯	諸君擊目自思度	

將歌作畢自行抄錄數十張於各處貼之秋後乃將公子正法以後城市鄉鎮見此歌者無不恐懼其里長亦問徒三年據此案看來擔者破其衣而又不遜誠有罪矣彭公子薄責之亦人情所時有未應得此慘報所以然者實由公子平日橫暴太甚

有以取鬼神之怒，逃於彼而償於此也。不然，必其前生冤孽也。至於卜者之言，本不足信。然人生有吉康，亦有凶悔，跬步不謹，禍機伏焉。雖無人指明，亦當隨地自警。況有卜者之言哉。然則人遇橫孽之加，惟當忍而不較，切勿如彭公子之屢驚不悟焉。可也。

王生買薑

昔年湖州有一薑客，上四川賣薑。一日遇一秀才姓王，王生與他買薑，問道：薑客，此薑要多少錢？一斤薑客說一斤要錢二十文。王生還他六文錢，一斤薑客就說道：看你人又脫白，還個價錢不脫白。二人你一句我一句，遂爭鬧起來。此時王生大怒，當

面一拳，不料薑客仰翻一倒，正落在石上，紅光遍身，口中氣絕。王生嚇得魂不附體，急忙打救得活。王生自思：不料買薑惹出大禍，幸喜薑客未死，身受重傷，豈肯與我甘休罷了。不如接在我家養傷，免生禍患。遂勸薑客到他家中，備辦酒肴，待承陪禮。時纔間得罪，你還望高見。皆因我性粗暴，冒怒尊顏。快伸手傷了你，惹出禍患。莫惡氣在我家，要過幾天。將淡酒勸薑客多飲幾盞。我贈你一疋絹，當作盤纏。二回來在我家，不必歇店。我今日學了乖，再不糊言。薑客說道：這一陣說得我脚泡手軟。天大氣放下了，丟在九泉。論先前不是我見識太淺。

皆由你性情陡我方冒炎 幸喜得未曾死冤仇可散
若不然這一回定把命填 你接我到家來酒肴款待
無非是望息事免生禍端 你有情我有義仇恨丟散
大丈夫原不記些微小嫌

王生說道：薑客既不懷恨，不妨在我家多耍幾日。薑客定要回湖州，王生遂將黃絹一疋，以作謝罪之資。薑客推辭，王生再三勸慰，方纔收下。辭別出門，行至渡口，上了船。渡子問道：薑客這回生意可好？薑客說：沒得生意。渡子將他行李一看，問道：你這疋黃絹從何而來？薑客就將王生打了他，後請到家酒肴待承，又贈黃絹從頭說了一遍。渡子說：難怪你頭上有傷。渡子心下

一想：今日河中撈得一屍，無人來領，不如借此屍做一場生意。便問道：薑客，你這黃絹賣不賣？薑客答道：賣，遂講成價錢。將黃絹薑籃一並賣了。薑客上岸回湖州而去。渡子即將死屍辦作薑客模樣，撐到王生門首，上岸喊叫王生出來，便說道：

王老爺我說話你且細聽 時纔間一湖客賣薑營生

來過渡上了船對我言論 他說道被你打死中得生

嚇壞了贈黃絹酒食相敬 買和他莫生事各回家庭

不料他上了船頭痛得狠 昏死去又轉陽對我言明他

麼說法 託附我報雙親妻子通信

去報官將黃絹薑籃爲憑 哭滴滴淚慘慘喊叫喪命

我與你本方人特來講明

聽一言嚇得我口呆目瞪

我看你這件事怎樣施行

那薑客他尸首可在船存

在船中請上去細看分明

見薑籃同黃絹與屍擺定

你看明我要去報他家人

王李船夫且莫忙你且細聽

有甚話快些講就擱路程

來來來我與你白銀一定

一定銀合人命把人看輕

若是你一人知再加一定

因為是怕人曉悄悄講明

你何不施惻隱將屍埋定

埋了來二十兩不差一分

船念老爺素恭敬我也不忍

將銀子快拏我好去埋人

王生聽得此言又喜又驚喜的渡子替他方便驚的怕別人曉

得遂回家去稱銀子二十兩交與渡子渡子得銀將屍背在深

山埋了誰知一事方了二事又生王生又有一家奴名叫李癩

子素被王生打罵心懷不忿聞知此事就去報官官見王生不

招拷打丟監思想不覺大哭

坐禁監不由我自嗟自嘆

悔不該我生平任性凶頑

為薑客他出言把我輕賤

仗聲勢打死人這纔作難

不招供打得我皮破肉爛

生下來並未會受這熬煎

恨癩子來報官做事短見

你恨我平日裡待你不賢

也因你多傲令不聽呼喚

你害我受嚴刑想活怕難

不怨天不尤人自惹禍患

我若死要癩子對案陰問

哭聲妻哭聲兒不得相見 要想見除非是夢裡團圓
次日官審又不招供拷打將廢命不料次年薑客又來賣薑想到王老爺去年待我甚厚今日來此不如到他家謝一謝恩走到門首家人一見忙將門關叫到打鬼打鬼又一人說我家老爺爲你久坐監禁也就够了你今做鬼還要來現形嚇我們薑客大驚說道我不是鬼我自去歲你父失手傷我偶然昏死得活蒙你父款待陪禮又賜我黃絹一疋你的黃絹不在那黃絹我自歸家在上河渡口賣與渡子得錢五串歸來今日特來謝恩緣何以我爲鬼王生之子聽得此言叫聲冤枉大哭起來遂將薑客留在家中一一說明那薑客與王生之子同去伸冤官將李

渡子李癩子一班人犯拏到當堂對審渡子見了薑客默默無言薑客將過去未來的事呈訴一番太爺指著渡子罵道奴才你害了王生之事從直招來

大老爺駕在上容我細稟 我那日見薑客頭有傷痕

我問他他對我从頭說盡 我心想這江邊現死一人

遂買絹與薑籃假報人命 王老爺他與我二十兩銀

我得銀把屍埋並未害命 害王生不是我是他家人

太爺又叫李癩子從直招來若差一句本縣要你換禁

大老爺施惻隱容我回稟 我主公打薑客此事是真

見受傷接到家待承回郡 李船夫又來報薑客歸陰

我心想薑客苦替他雪恨 兼主公常打我我命不存

我自想來報案倒騰用銀 又誰知大老爺果然批准

提到案理應該查個假真 那曉得大老爺刑罰太狠

竟將我王主人命將打死 歸根由官司雖我告是你不問清

你打他要死了怪得小人該死的奴才糊說掌嘴

聽此言不由我深知惱恨 恨狗奴反怪我為官不清

誰叫你起歹心誣告人命 我只得照例辦等候回文

差役們將狗奴丟囚監禁 該死的小奴才要活不能

太爺將王生放出把家奴渡子二人罪狀呈報上司擬二人抵償王生之罪秋後斬首示衆詩曰

逞氣不如忍氣高 王生為氣坐監牢 家奴渡子計謀巧

難免法場截頭刀

從此看來害人反害己此言信不誣也聖云小不忍則亂大謀勸衆男女要以忍讓和平為貴免惹禍患各加詳察

雪花銀

常州有一老翁姓柳名長青娶妻吳氏夫妻二人樸素性剛膝下二子長曰仲仁年十八歲次曰仲義年十四歲極其孝友怎奈家計淡泊二子常於鄉間路上挑担推脚以供養膳備極辛苦而饗殮常有不繼父母見二子措辦不來也甘心忍饑受凍誰知欲成純孝子皆自苦中來只因鄰居有一老婆名叫劉四

娘是個愛翻是非的人，一日走入家來，與吳氏借衣。吳氏道：「我那有衣，只有件青布衫，是件老衣。」劉四娘道：「老衣也好，我不得弄壞你的。」吳氏過意不得，將老衣取出借與拿去了。却被弟兄回來闖住，說道：「此是我母的壽衣，豈可與你亂穿？」四娘道：「未必我身上有癩子，就穿不得呀。」仲義道：「癩子不癩子，壽衣總是不借人的。」遂搶了轉去。四娘忿恨歸來，說道：「我叫你兩個鬼崽崽，有一天要死在我手裡。」一日大風，劉四娘來到柳家討火坐著閒談，吳氏忽然發了一昏。四娘道：「柳婆婆，時常也稱點肉吃嗎？」可憐餓得你們跔跔跌跌，啣吳氏道：「我兩個兒下力掙錢，連飯都供不倒，那還有錢稱肉？」四娘假裝嘆口氣道：「娘老子就餓死

了兒就脹死了，想人生在世，養兒都沒甚麼來頭。」吳氏道：「怎麼脹死了？何不講與我聽？」劉四娘道：「我不講，你那娃兒曉得了，只怕要罵得口渴。」吳氏道：「只管講嗎？」我說是自家訪著的就是。到四娘架七架八說了一遍道：

柳婆婆聽我言，幾多過場講不完。他時常背你吃，說他弟兄苦下力，罵二老氣不斷，留在世間吃閑飯。又說是沒志氣，未曾買得田和地，又說你狠心腸，不跟弟兄討婆娘。講他爺性子橫，活動就要罵個人，有兩回買雞公，叫我瞞著莫通風。有幾回稱起肉，弟兄吃得嘴流油。我勸他敬爹媽，他說爹媽未掙家，我叫他留點好，他說二老吃過了，在街上打平夥。四爺

新圖宣講集要 卷二十六
常常說到我他弟兄裝得像回來假意盡孝養可憐你兩個
老每天稀飯難吃飽想走路脚腿麻眼睛睜起直昏花要吃
葷不得行除非上山來薦靈枉自你當個娘生出這種不孝
郎在我看早收拾甚如孤寡沒得兒

吳氏聽得這話忙報與柳長青夫妻只急得捶胸頓足邊哭邊
罵說道我二老只望你弟兄孝順誰知這般忤逆少時回來定
要將他飽打一頓且說仲仁仲義與一客挑担至場上客人進
店吃飯見他弟兄寒冷打戰心中憐憫便沽酒四兩與弟兄驅
寒仲仁捧杯嘆道二弟呀你我寒冷尙得此酒以遮風寒可憐
爺娘在家口水未沾不知如何冷法仲義道何不將酒留下以

奉爹娘於是弟兄停杯就不飲了客道你弟兄緣何停杯不飲
仲仁道客官不知想小子年輕力壯無酒尙可耐寒意欲執酒
歸家以奉衰殘父母客人大驚道爾弟兄如此飢寒辛苦真世
俗所罕聞也因說道此乃一杯之敬不必留下飲畢再與爾沽
酒歸家以便爾弟兄事奉父母客人酒飯後將工錢倍開又與
沽酒半斤各自去了仲仁仲義將錢買米兩升提着酒壺歡喜
歸家走至堂前柳長青夫婦聞弟兄口臭吃酒乃信四娘之話
是實不覺勃然大怒道你弟兄喫酒喫肉到還快活可憐我二
老吃稀飯嘴都噏尖了仲仁道酒是客人送我吃的臨行還與
爺娘帶來半斤吳氏道於今的人只有錦上添花那有雪裡送

炭只怕叫他多開一文錢，都不依罷。還有酒與你吃嗎？明明是兩個吃剩了的，我二老也不吃你那些嗟來食。老漢看你容不容得過。長青大怒道：「你這兩個奴才，還不與我跪下，弟兄見父母大怒，雙雙跪地問道：『兒那些不孝之處，還望爺娘教訓。』長青罵道：『小奴才還假意不知嗎？』」

見奴才不由我心頭火冒，做些事好教人恨氣難消。
可憐我盤弟兄受苦多少，原望你盡孝順有個下稍。
誰知你私自喫全不盡道，餓得我兩個老顏容枯焦。
喫稀飯傾地下狗踉不倒，都憐你弟兄們辛苦勤勞。
呀！天天吃飯做一席，兒並未會私自好吃。 你還不認嗎？你聽。

有幾回稱起肉白切少炒

有幾回殺雞公黑夜掃毛

背地裡咒罵我惟願死早

鐵你眼挂你脚忿恨終朝

你還說娘老子穿吃過了

似這樣盤兒子枉把氣淘爹

呀！眼見是實耳聞是虛，休得聽信讒言。

為娘親自訪著聽信甚麼讒言

小奴才說的話當面乖巧

背了眼做的事主意高超

者一陣罵得我口乾舌燥

忤逆子看家法定行不饒

柳長青罵了一番，遂尋兩根竹棍，夫妻二人將二子渾身上下飽打一頓，二子疼痛不過，將竹棍抱著，不覺傷心痛哭。

哭一聲兒的父如刀割胆

叫一聲兒的媽心如箭穿

父和母為盤兒辛苦千萬

不孝兒雖粉身報答不完

應該要將酒肴日日備辦

怎奈何苦下力難掙銀錢

新鮮菜並未會私自吃點

焉能够將酒肉背地私餐

望父親恕兒罪下次不敢

望母親赦見過分外海涵這

不孝人留在世上做壞樣定然要打死的咬呀

打死兒靠何人買米煮飯

到百年有誰來送老歸山

望雙親要看在祖宗之面

留弟兄殘生命事奉老年

仲義哭道、兒與哥哥是母親親生的、並不是前娘後母、媽又道、虎毒也不吃兒、定要將兒打死、又有甚麼益處、吳氏道、我手也打軟了、快拏飯來吃、弟兄走至厨、仲仁叫仲義去挑水、仲義哭道、哥哥呀、我身上痛得很、挑不得了、仲仁泣道、二弟挑不得、明

日那得錢買米、快去盪盪尿好了、明天纔好去挑担子、於是仲仁去挑水、仲義去劉家討火、四娘一見笑道、柳生今天似乎挨了打、你父母他們不慈愛、何苦在家受磨難、常言道、君不仁臣逃外國、父不仁子奔他鄉、七十二計、走者爲上計、仲義道、劉四娘你說出此話、就該雷打、須知此身是父母生的、好也由父母、歹也由父母、譬如天生草木、發生枯焦、只由得天、人是怨恨不得的、要知君要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死亡尙且不避、豈是逃走得的嗎、一席話說得劉四娘默默無言、各自掣火歸家、將飯煮起、捧至堂前、二老抬頭一看、見是稀飯、便怒道、我二老稀飯也吃傷了、不愛嗑你那碗牢飯、仲仁仲義見父母

不吃將碗捧著跪在席前勸道

一見雙親不吃飯不由見心似箭穿手拏筷子捧著碗

雙膝跪倒淚漣漣往日吃飯還嫌晏今朝如何竟不餐

肚中嘈雜不斷縈叫兒兄弟心何安千萬是見無孝念

還望爺娘把盃端明朝買米煮乾飯兒縱累死也心甘

吳氏道老漢兩個奴才話講得好一個也嗑他兩碗明朝若再如此就餓死也不吃了二老勉強吃了一頓從此兄弟將米煮乾飯與父母吃待吃剩了弟兄還分吃點若無餘剩便將米湯煮些菜蔬充飢依舊挑担而去日日俱是如此一日劉四娘又來討火吳氏道全得你報我也得點乾飯吃四娘道老年人

光是飯都吃不到也要時常吃點葷菜吳氏道可憐得碗乾飯吃就是好事還想吃肉哩四娘道你那兩個兒那場不吃半斤四兩未必一點都沒有拏回來的吳氏道那裡看見雖然稱點肉都要隔十天半月他兩他一點都不吃只說他盡孝還怕是吃傷了罷像四娘到是好人直口快別個那肯報我哩四娘笑道柳婆婆是在行人纔曉得我是好人在那愚蠢的還講我肯翻是非嗎吳氏道四娘還在吃齋拜佛也不是翻是非的人說了一陣各自去了是日弟兄回來二老怒氣沖沖全不說話次日方要出門柳長青道今後每天要肉四兩下飯若未得肉回來兩個都莫來見我弟兄不敢違命行至中途相對而泣想

要割得肉來又少買了米不割得來又違了親命正在兩難只見一乞丐手執竹板歌唱而來弟兄忽然悟道有了不免製套竹板買本歌書看熟每日至街坊屠夫門前化肉四兩主意已定仲義連夜將歌念熟行至街前唱道

父母恩德如天高 絲毫未報淚嚎啕 十月懷胎耽心早
臨盆險些赴陰曹 一週二歲懷中抱 爺娘時刻把心操
一怕飢餓未吃飽 口中嚼飯把味調 二怕寒冷少衣襖
績麻紡花到深宵 三怕染病難得好 衣裙未乾不敢包
四怕行動跌著腦 一時不見喊么么 五怕痘痲命難保
房中守住坐黑牢 六怕長大不聽教 打罵教訓把氣淘

七怕禮義全不曉 送入學堂把書瞧 八怕貧窮生煩惱
辛苦積錢受煎熬 九怕喪德短壽考 貪酒好色立戒條
十怕無有子媳靠 陪親對勝接根苗 熱天常怕蚊蟲咬
冷天又怕生凍疱 年輕又恐靠不倒 長大又怕把壽夭
千辛萬苦盤大了 反眼無情昧鞠勞 父母呼喚把令傲
黑臉彌嘴過終朝 要吃要穿向他討 反說錢緊假心焦
若是爺娘常詰戒 還說話多口聾聾 妻女有講又有話
穿帶齊整像邪妖 可憐雙親年紀老 遇著風吹戰搖搖
見人喫肉涎水吊 夜晚鋪蓋節節高 冬天沒得烘籠烤
早起篩糠牙齒敲 熱天不肯買草帽 補丁重重命上招

衣裳褲子只一套 洗澡無人把水澆 出門把人嚇一跳

好似乞丐出破窰 兒子吃好穿更好 毡帽鞋襪加皮袍

送情不得吃東道 客來不許共酒肴 父母息得咽喉叫

忍氣吞聲淚長拋 兒媳反罵流猫尿 憂鬱成病竟難療

又說久病難行孝 一付涼藥送荒郊 這樣兒媳罪不小

死入陰司怎開交 打入阿鼻磨够了 萬劫不能把生超

勸人急早將恩報 盡心竭力把賬消 後代見孫齊體效

天賜福壽樂逍遙

仲義邊唱邊哭兩旁之人無不弔淚那屠夫惻隱心動便割肉一塊與他去了每日只化一家化至二次已半月有餘從此化

肉奉親到也不甚作難誰知天有不測之風雨人有一時之磨難正值寒冬天氣忽然大雪數日平地三尺商賈不行弟兄無有賺錢二子煮些菜羹與父母充飢二老不吃漸漸飢餓不過將二子罵道我二老千辛萬苦將你弟兄養大無非是養兒防老你這兩個奴才連飯都沒吃的難道叫我餓死不成嗎仲仁跪地泣道目下天降大雪家家關門處處閉戶挑担不行還望爺娘將這菜羹聊以充飢長青道我們十餘年吃傷了於今若大年紀還要吃些好好拏飯來吃弟兄無奈走出門庭只見瑞雪飄飄滿身皆白寒冷徹骨仲義冷得條條打戰說道哥哥寒冷得很又向那裡得米呢仲仁道二弟會不聞詩有云哀哀父

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父母之恩粉身碎骨都報不盡的當日王祥卧冰都做了難道說他又不寒冷嗎二弟隨定我來挨門傍戶化得幾合米也好與爺娘充飢正是雪花飛舞何時住孝子奔波舉步難弟兄又冷又餓行至中途想起自己苦命好不痛殺人也

手挽手見出門庭

想起雙親好傷情

盤養弟兄苦受盡

無由報答淚濕胸

每日挑担把錢掙

肚中飢餓吃菜羹

目下大雪冷得很

平地堆起三尺零

商賈閉戶無人請

父母問兒要飯吞

弟兄無奈上路徑

只怕難化米半升

三弟

可憐你年輕骨

又哥

可憐你麻布

衫兒穿

滿山白雪如撒粉

橫身冷得戰兢兢

不顧生死往前奔

呀

冷得很兄弟莫恨

苦人自有天看成

弟兄化了一會得米約有半升用篋篋裝定仲義拏起前走誰知雪深蓋路不知高低虛躁一脚便匍匐一交將米傾倒在地撐爬不起聲聲哭道哥哥不好米都潑了仲仁驚哭道二弟將米潑了歸家怎見爺娘只怕弟兄有死無生立脚想道噫有了雪見熱氣即融不免將米連雪捧起捧畢恰滿滿一籃將仲義扶起脚已冷癩不能開步仲仁只得兄弟背起哭泣歸家用火拷熱將米連雪傾在鍋內用柴火來燒了一陣將鍋蓋揚開一看大驚道這雪因何不化反轉結成冰塊急忙捧起一看原是

一塊雪白紋銀，所以勸孝詩云：萬般勞瘁，有時盡；育子辛勤，無盡頭。若能體親行孝道，彼蒼必定遂君求。於是弟兄二人，只喜得手舞足蹈，捧至堂前，請爺娘觀看。吳氏一看，說道：緣何將田中冰塊捧回家來？仲仁弟兄齊聲說道：母親，這是雪花變成的。銀兩吳氏道：噫，那有雪花變成銀兩，再變一錠，我就信了。不然，定是做賊偷來的。二老逼住二子，將雪掃來捏成一團，說道：只限今夜變成，若不變成，將兩個奴才打死。說畢，各自安寢。二子將雪團擺在階前，焚香跪地祝道：

弟兄雙雙跪在地，
虛空過往有神祇。
只因家貧如水洗，
事奉爺娘盡孝思。
今日踏雪去化米，
菩薩賜銀親挾疑。

要將雪團來變起，
這篇文章是難題。
神聖准得下民意，
早將雪花來轉移。
神聖不准下民意，
跪死階前也安逸。
祝罷一場把眼閉，
俯仰在地睡迷迷。

弟兄祝罷，昏迷睡去。只見一金甲神說道：時纔皂君奏聞上帝，上帝嘉爾弟兄孝順心誠，恩賜白銀三百兩。劉氏枉口利舌，搬弄是非，離人骨肉，速彰惡報，以警人心。說畢，只見一道金光而去。弟兄驚醒一看，果變成銀。天明報與爺娘，俱皆驚喜，用秤稱之，果合三百之數。再說那日天氣清明，正值冬月十九，太陽勝會。劉氏素常拜佛，其子劉狗兒素行不孝，每每阻攔，將四娘罵得哭哭啼啼。是日將要出門，堂前燒香，便念了四句佛偈語，家

龕堂前一炷香，辭別菩薩進佛場。金童玉女來帶路，接引善人往西方。劉狗兒道：「這老婆子只怕今天要死了，在講斷頭話。」四娘道：「老婆真心拜佛，怎麼得死？」狗兒聽了罵道：

齋公心門料釘暗地，打主意害死一彎人。善婆婆把頭磕口中念彌陀心裡像毒藥，還想去成佛。

四娘罵道：「為娘一生心直口快，未像那些拜假佛的。你這雜種我許你不得好死。」狗兒道：「油豆腐到好吃，只怕再拜兩年，眼睛都拜瞎。」劉四娘惡氣不過，便去打他。狗兒見其來打，便將香籃搶起，丟於糞坑去了。劉氏見得喊天叫地，到處投人，走至柳家門前，只見一黑漢孽面一掌，驚跌在地。柳氏弟兄急忙上扶起。

四娘兩手將嘴亂打說道：

劉家四娘亂打嘴，神靈罵我是罪鬼。張氏女子本無愧，

說他偷情名節虧，可憐三家么妹妹。被我讒言把命追，

折人夫妻不成對，看見老漢誣扒灰。前日來在你家內，

有衣不借空手回，我因一時良心昧。纔來你家翻是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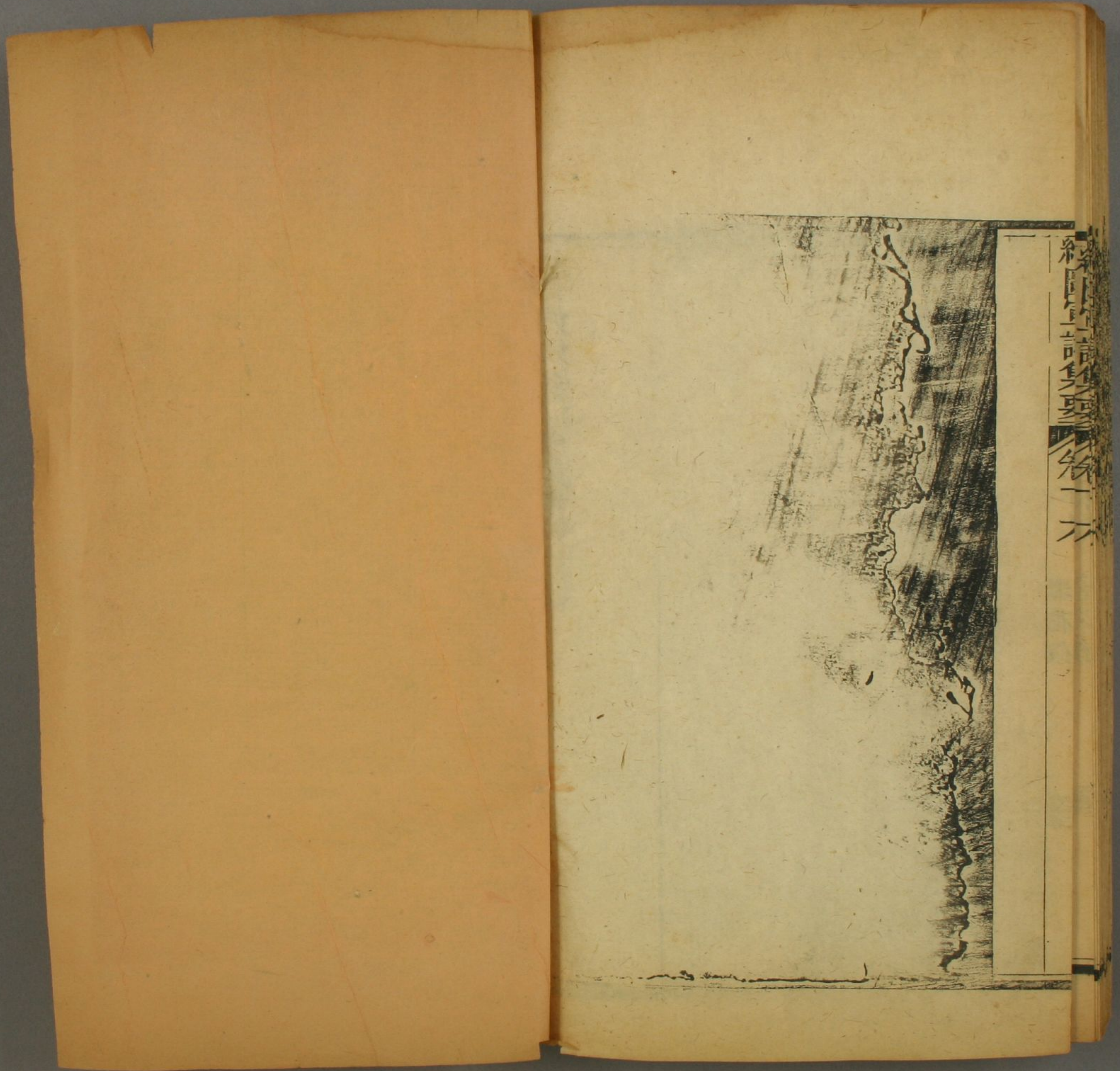
二子本是行孝輩，無端假造把禍堆。誰知今朝時運退，

遇一黑漢把我推，報應臨頭好失悔。死墮拔舌怨得誰，

說畢亂喊亂叫，柳仲仁忙喊其子背回。放之庭中，說道：「賤老婆子總罵我不得好死嗎？說畢便生眼生睛，左一看右一望，尋著一把柴斧，便向自己頭上一斧砍倒在地，七竅流血而死。」劉氏

在旁喊道、黑將軍砍得好霎時、劉四娘頭頸俱腫、封喉而死、吳氏自悔錯將二子磋磨、乃說道、爲娘悞聽讒言、將你弟兄受苦、事後不要記懷、仲仁、仲義、齊聲道、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焉有記懷之理、後二子將銀經販、遂成大富、子孫五世、皆孝子、孝婦、屢代簪纓、不絕、語云、孝子原是苦中成、十磨九難成、好人、你能孝順十六兩、後代見孫、還半斤、從這案看來、爲人子者、孝順父母、當效法柳氏兄弟、勞而不怨、又能以孝化親、使父母心中悔悞、錯磨他弟兄、你想他弟兄、孝行克全、雪花都能變成白銀、這不是能盡孝的善報嗎、就是你們爲婦女的、莫像劉四娘、隨口亂講、死入拔舌地獄、不知怎麼受苦法、所以勸你們男子、要孝順

父母、媳婦要孝順父母纔好、



續通志卷之六

